# 巫山蓝桥

巫山蓝桥

第一回洞房中初识风月

诗曰：

刘郎慢道入天台，处处档花绕洞栽。

贾午高香可窃，巫山云雨偏梦来。

诗因写意凭衷诉，户为寻欢待目开。

多少风流说不尽，偶编新语莫疑猜。

话说明朝弘治年间，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沙地方，有一花姓人家，家主名唤花成春，娶妻保氏，皆三十有馀，因常做药材生意，故家道殷实，生得一男一女，男的唤花聪，年已十八，女名玉月，年已十六，兄妹二人一般模样，俱生得身躯袅娜，态度娉婷，可谓金童玉女。

花成春夫妇生得这对儿女，十分欢喜，花聪十岁时，上学攻书，可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。费尽许多力气，读了三年，书史一句不曾记得。竟同了几个学生，朝夕顽耍。父亲虽严，哪里曾骇过；先生虽教，哪里肯听。

他父亲见他不似成器的样儿了，便思付恁般顽子，不能成器，倒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，与他些本钱，做些生意也罢。故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读书了。

及至后来，越发拘束不定，夫妻商议，道：「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。终日闲游，不能转头，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许留得住。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未可知。」

成春道：「我心正欲如此，事不宜迟。」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帐单的，却说道：「几家女子，某家某家可好么？」

成春听了道：「这几家倒也使得，但不知何人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」遂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。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。馀非吉兆，思忖道：「也罢，用了徐家。」遂又去见了媒婆，央他去说。

原来此女名唤琼英，幼年父母双亡，并无亲族。倒在姑妈家里养成，姑夫又死了，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十六岁尚未有人来定。这日，恰好媒婆去说，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，原晓得花家事，日子好过，但不知儿子近日何如。自古媒人口，无量斗，未免赞助些好话来，那徐氏信了，即时出了八字让花家择日成亲，少不得备成六礼，迎娶过门，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。揭起方巾花扇，诸人俱看新人生得如何。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娥。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待被。唇似樱桃红锭，乌丝巧挽云螺。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是美貌，无不十分称好。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末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，这且不题。

这夜，待宾客散尽，花聪手挽琼英，并至洞房，将琼英抱起，置于榻上，正欲解琼英腰带，琼英凤眼乜斜，睨了花聪一眼，笑道：「干甚如此急，你岂不知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么』？」一头说一头勾住花聪颈儿，将口儿凑将上来，吐出丁香舌儿，抵入花聪口中，大吮大咂。

俄尔，琼英浑身酥痒，娇喘微微，遂腾出手来，慢慢解那花聪衣绊，摩抚片时，旋即脱去自家上衣，露出那嫩白的胸脯，两只酥乳儿玲珑挺拔，花聪看得情兴飞扬，遂急抽出双手，自琼英小腹徐徐上移，到得胸上，急握住那对玉乳儿，轻抚轻摩，嘻笑道：「心肝生得好乳儿，与我吃吃！」一头说一头含住奶头，咂将起来，少顷，又捏住那乳饼儿，道：「心肝，恁般好东西无人耍过罢？」

琼英凤眼眨了眨，道：「有人耍过，不但耍过，而且吃过哩！」花聪见他一本正经，不觉信以为真，遂拿开手，责问琼英道：「是何许人也？你得从实招来！”

琼英接话道：「心肝怎的如此火大，方才不是有人又是耍，又是吮咂不止么？」花聪这才恍然大悟，见琼英戏言，遂笑道：「你也哄我，看我怎的治罪于你！」一头说一头将双手搔琼英腋下，惹得琼英笑个不住。

稍停，琼英即解了自家腰带，花聪顺势脱他裤儿，琼英将臀抬起，三下两下脱了个精赤条条。虽为夫妻，琼英毕竟是初经人事，未免有些羞怯，急用双手将那话儿遮住，缩做一团，花聪见他如此娇态，淫兴登起，腰间那物儿挺得极高，将个裤儿顶起，犹如斗签般，遂褪去裤儿，偎于琼英身后，将那铁杵般阳物对着那妙物儿，直戳个不停。